

奇女复仇记

王安友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盘踞在胶东沿海重镇张家湾的日军指挥官山田，与伪军司令蝎子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张家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易守难攻的有力地形，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残敌顽匪，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派共产党员陈剑，借行医之机，进入张家湾，依靠当地党组织，发动广大渔民、海员、码头工人牵制敌伪力量，配合我军战斗，在富有传奇色彩的奇女子红姑娘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取得了解放张家湾斗争的胜利。

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章	故事开篇话陈剑	(1)
第二章	侠女大闹张家湾	(12)
第三章	闯海汉夜会陈长亭	(20)
第四章	救表妹张门充假婿	(33)
第五章	冒死单闯“阎王殿”	(43)
第六章	回头又遇落难人	(53)
第七章	太太院长亭认妹	(63)
第八章	知内情假婿行权	(74)
第九章	二女订婚假戏真演	(84)
第十章	代人祝寿老友重逢	(93)
第十一章	盲目乱杀陈剑遇险	(103)
第十二章	叔嫂设计长亭放人	(113)
第十三章	裕丰轮陈剑亮相	(123)
第十四章	躲特务姑娘动情	(131)
第十五章	仗势逼奸特务受惩	(142)
第十六章	忠言相告杨大辮升	(151)
第十七章	张姑娘自卜问终身	(160)
第十八章	蝎子精搜查四中队	(171)
第十九章	二小姐强行留宾	(180)
第二十章	杨老大弃暗投明	(192)
第二十一章	红姑娘夜擒徐子堂	(199)

第二十二章	贺怀志潜水炸汽艇·····	(209)
第二十三章	张裕丰夜离危险地·····	(217)
第二十四章	姑娘牵挂心上人·····	(227)
第二十五章	侠女虎穴报父仇·····	(238)
第二十六章	六连夜袭黄大嘴·····	(249)
第二十七章	弱女乘乱离贼窝·····	(257)
第二十八章	勇士舍己炸敌船·····	(265)
第二十九章	小伙闯房变姑娘·····	(273)
第三十章	志海雨夜认义女·····	(280)
第三十一章	二姑娘钟情追假婿·····	(290)
第三十二章	奇女子痴心候长亭·····	(298)

第一章

故事开篇话陈剑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个过午，我军前线指挥部正在开会布置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团长张明涛的警卫员小王来到门外报告说：“报告团长，张家湾来了个人要见领导。”

室内参加会议的十几人，除了军队的干部外，还有地方干部县委书记李明均、组织部长刘洪山。张明涛一听张家湾来了人，便说：“请他进来。”一会儿工夫，一个身材高大，方脸膛，大眼睛，黑面色，身着一身下海裤褂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张明涛不认识此人姓甚名谁。刘洪山一看来人，忙迎着站了起来：

“是怀志同志，来，请坐。”

来人姓贺，名怀志，张家湾人，渔民世家。他水性好，技术高，是张家湾有名的潜水员。每到春季捕捉海参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潜在海底下。他是一九四三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性子直，胆子大，虽然认识问题有些偏激、片面，为人却心地善良，忠心耿耿。他是“裕丰渔行”的雇员，因为张家湾是敌伪军据守的重镇，对外封锁得十分严，镇上党组织有什么事向上级报告，就利用他水性好的长处，派他出来当联络员。刘洪山也是张家湾人，他是贺怀志的入党介绍人，因此，不但对他十分信任，而且还有一种同志加老乡的特殊感情。他先给贺怀志倒了一杯白开水，这才问：“近日来张家湾有什么新情况？”

贺怀志刚坐下又腾地站起来：

“刘部长，张家湾出了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

“王茂松、张传海和另外三个党员被敌人抓去杀害了。”

刘洪山一听，咕咚一声坐下了。

自从我军向敌人展开全面的大反攻以来，外围的敌伪军除了被我军歼灭的以外，大部分收缩到县城和张家湾去了。县城不足虑，一是县城的敌人兵力少，二是县城周围都是陆地，把四面一围，敌人插翅难逃。但是张家湾却不同。张家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敌人的兵力多，火力强，工事坚固，从陆上强攻，要付出很大的牺牲还不一定奏效；从海上进攻，一者战士们不习惯水战，二者没有机动船只，根本连岸都靠不上去。唯一的办法是发动张家湾的渔民、海员和码头工人从内部配合，才能牵扯住敌人，减少进攻部队的伤亡。王茂松是张家湾人，家里开了个小杂货铺，他以商人的身分跑买卖，长期潜伏在敌占区跑交通。因为他在张家湾人熟、地熟，这次就把他派回家去了。他前段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光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渔民和海员，处死了一批汉奸和坏蛋，而且还从新涌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两个新党员。刘洪山对王茂松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工作成功的关键在于敢向敌人展开斗争。他指示王茂松说，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家湾的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我军在第一阶段的大反攻中，连克敌据点十多处，消灭敌人三百多，现在到了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了。因此他要王茂松继续把“敢”字摆在前头，放手发动群众，向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王茂松还没把他的“敢”字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五个共产党员被土匪头子蝎子精活活地杀害了。由于那么多的共产党员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事过多日，敌人还在全镇

到处搜查共产党。再派人去，工作起来就更加困难了。为此，军事会议专门研究了一个下午。可是派谁去呢？会上连着提了六个可以派出的干部名单，但皆因没有条件掩护，即使去了也站不住脚，因而六个人都否决了。到了晚上，团长张明涛忽然想起来一个人。此人姓陈名剑，字长亭。因姥姥家姓厉，曾化名“厉建”，在张明涛的指挥下干了一年多的侦察排长。他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十几个人的侦察排，打得敌伪军闻风丧胆。因为他神出鬼没，像一把利剑，所以外人称他为“利剑”。

陈长亭的父亲名叫陈亮，是县城著名的老中医。他的爷爷是个有二百多亩地的地主，因为吸大烟，又加上和一户姓刘的地主争房屋边界打了一场官司，到陈亮接手过日子时，他家里就只剩下一处房子了。幸亏陈亮习医，开了一个中药铺，全家就靠行医卖药维持生活。陈长亭高中毕业还没来得及考大学，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县城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陈长亭的房屋被摧为平地，母亲被炸死，全家就剩下长亭和父亲两个人，只得从县城逃往乡下，租了三间草房，还是靠行医维持生活。同年，陈长亭怀着杀母仇、民族恨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因他工作积极，能力很强，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长亭有个姨夫在国民党军六七八团当团长，为了争取国民党部队积极抗战，他受党的派遣，以找个差事为名，打入了六七八团。毕竟有个亲戚关系，陈长亭一到，他姨夫刘天荣就叫他当了中尉副官。这六七八团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却也是国民党的“国军”，别说军官，就是普通士兵，不少都是国民党员。副官大小也是个军官，必须首先加入国民党。陈长亭事先没有预料到，直到人家叫他填表时，他才以回家取东西为名回县请示。当时县委负责敌工工作的人名叫张君山，陈长亭去六七八团是他派的，一听陈长亭请示，便说：“为了便于工作，可以加入国民党，但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陈长亭在六七八团好几年，认识了不少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还结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一到四十年代，蒋介石就大肆反起共来。一九四一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跟着，凡是国民党部队，不管嫡系的还是杂牌的都一齐把枪口对向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六七八团也不例外，一面专门袭击抗日武装，一面在他的内部大搞肃共运动。凡是有点进步思想和要求抗日的，不管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当作共产党的嫌疑分子抓起来。陈长亭在六七八团待不下去了，只得撤出六七八团回到县里来。这时，派他到六七八团去的张君山在反扫荡中牺牲，他找到张明涛，谈了他去六七八团去的前后过程。张明涛鉴于他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熟悉反动军队的若干特点和规律，就把他留在部队干侦察工作。陈长亭是个有胆量又懂得斗争艺术的青年，工作干得很出色，给张明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十分信任和喜欢他。但后来在党内开展肃特运动，就把陈长亭这个“国民党”给肃出来了。陈长亭说他去六七八团是张君山派去的，参加国民党也是张君山批准的。可是张君山已经死了，又没给他留下文字的东西，别人不但不信，反说他先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这个问题还没弄清，又有人写匿名信检举，说六七八团那个部队不但军官而且连士兵有不少都是国民党特务，说他们从小学教员当中抓了两个国民党特务都是在六七八团干过的，陈长亭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要认真审查。这一来，陈长亭怎么也洗白不清了。按当时那股阵势，是特务就得枪毙。幸亏张明涛极力担保，说陈长亭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没有任何证据，不能硬把特务的帽子给陈长亭戴上。最后，就把这件事悬了起来，说等把问题弄清了再说。陈长亭的命是保下来了，但因为他有特务嫌疑，再也不能在部队干了。从此，陈长亭就回家跟着父亲学起医来。因为他有文

化，勤奋好学，又有名师指导，不几年的工夫，已经能独立出诊看病了。

张明涛找到李明均，说：“张家湾是个四处无援的孤立据点，敌人守，守不住，但又不投降，他们只有一条路——从海上乘船逃跑。我们从陆上和从海上攻打，都要付出很大的牺牲，还不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海岸上。唯一的办法是把张家湾的群众发动起来，发挥他们海上、船上的优势，才能在海上筑起一道阻挡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长城。因此，不管困难有多大，危险有多么大，还得派人去……”

李明均说：“你说得很对，可是派谁去呢？”

“我想起来一个人……”

“谁？”

“陈长亭。”

“他？！”

“陈长亭做过顽军工作，又干过侦察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付敌人很有办法。他姑家是张家湾最大的资本家，他到张家湾有落脚避身的地方，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可是他参加国民党和特务嫌疑的事……”

“陈长亭是个老实人，张君山不批准，他不会加入国民党。他要是存心叛党，就不会一回来就向党组织谈这件事。我认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不正确的，尤其是不应当叫他回家。现在是团结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关门主义的想法和做法，又能得到什么呢？虽然我党历史上出过陈独秀，难道王明给党造成的损失比陈独秀还小吗？”

“洪山同志一直怀疑陈长亭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依着他，早就把陈长亭处决了，因为你反对，他至今还对你有意见呢！”

“怀疑不能代替事实。我认为刘洪山是不对的。”

“派人是件大事，我得征求下他的意见。”

“好吧！不过时间不等人呀！”

刘洪山是贫苦渔工出身，很能干，无文化，对党忠心耿耿，就是看问题狭隘些。在他看来，一切穿长袍的都是财主，凡是财主就是剥削阶级，凡是剥削阶级就是敌人。所以，他对穿长袍的知识分子总是另眼看待，打上三分不信任的问号。陈长亭是个中医大夫，长袍大褂不离身。虽然已经穷了，由于他的爷爷是地主，他家的亲戚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还有不少人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至今还在那里大肆反共。再加上陈长亭本人也参加过国民党，拿刘洪山衡量人的标准看，这样的人就是标准的双料的或者多料的反动派。不但不应当信任，而且应当把他抓起来，和鬼子、汉奸一样处置。所以李明均一提派陈长亭到张家湾去的时候，刘洪山差点儿蹦起来。他用一种奇怪的和不信任的眼神把李明均看了半天，说：“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是个立场很坚定的人，想不到越到胜利了，你倒越发糊涂了。陈长亭自己是地主底子、国民党员，他的亲戚不是地主资本家，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单说张家湾他姑家吧，就是一户最大的吸血鬼。对这样的人，你怎么能信得过呀？”又说：“这一次，张家湾的党员被敌人杀害了三分之一，难道你想把那三分之二的党员再叫陈长亭去出卖给汉奸、鬼子吗？我不明白，多少好党员好干部你不提，单单派一个国民党分子到那里去，这不是要断送那里的党员吗？”

李明均说：“这是张团长提的，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什么道理呀，当初要不是他包庇，我们不早把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国民党分子处决了吗？不行，我坚决反对派陈长亭到张家湾去。”

由于刘洪山反对，派陈长亭去张家湾的问题，一直谈到深夜也没统一起意见来。刘洪山说：“我的意见都说过了，因为

这关系到那么多党员的生命安全问题，出了事我承担不了责任，因此我反对！”

张明涛很生气，说：“好吧，你不敢承担责任，这个责任由我承担。陈长亭原本是部队的干部，为了不连累你们，这次作为部队的干部派出去。明均同志你看呢？”

李明均说：“我同意从有利于工作出发，还是作为军部和地方同时派出的代表吧！明天叫陈长亭来和他谈谈。”

张家湾裕丰渔行的老板张裕丰，是陈长亭的姑夫，但是陈长亭从来不和他家里来往。为什么？门户不对，贫富悬殊。陈长亭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不愿意在财主跟前看人家那不欢迎的脸色。谁知，他不去，张裕丰的老管家张传东反倒主动地找上门来了。这个张传东是张裕丰的本姓叔，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张家当渔工。从一般渔工干到船长，因为他为人忠厚，一个心眼向着东家，后来就在张府当了管家。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仍然没离张家的门。虽然管家早就被张裕丰的叔弟张裕范接替了，他顶多不过看看门，管管渔用和船用物资，但外人依旧还管他叫“老管家”。

陈长亭的姑母陈氏有个老心疼病，年复一年不除根，一刮秋风一着凉就犯，一犯病就疼得连一口水也喝不下去。唯独娘家哥能治，虽不能除根，但吃了药就能止痛，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就打发老管家亲自上门来请大夫。张传东来到陈家才说了几句话，偏巧给陈长亭送信的通讯员也到了。信是张明涛写的，没说什么事，光说叫陈长亭到团部驻地去一下。陈亮身体不好，今年得陈长亭替他去给姑母看病了。陈长亭对张传东说：“爷爷你别走，我去办一件事就回来。”

陈长亭来到团部，张明涛和李明均正在等他。他问：“团长、政委叫我来有什么事吗？”张明涛让他坐下，说：“有个很艰巨、很光荣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什么任务？”

“到张家湾去发动组织群众，配合我军消灭那里的敌人。”

陈长亭一听，为难地站起来说：

“请领导原谅，我连个党员都不是了，我胜任不了这么重要的任务。”

“谁把你的党籍开除了？”

“你问李政委吧。对不起，我还有事，我走了。”

“你等等！”

张明涛也站了起来，说：“张家湾的党组织最近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县委派去的王茂松、张传海和另外三个党员都被敌人杀害了。敌人十分嚣张，把全镇搞成了一片白色恐怖。去，工作很艰巨，斗争很复杂，而且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你是不是害怕了？”

陈长亭说：“我又不是枪刀不入的铁人，怎么会不害怕呢？”

李明均说：“当初，对你处理得是不恰当……”

“我因为奉命加入了国民党，却害得我连当个兵资格都没有了。要不是团长保救，刘洪山早就把我杀了。要去你们派刘洪山去，我是个不可靠的国民党分子，出了差错我承担不了责任。”

张明涛说：“别发牢骚了，你是个好同志，我坚信不移。敌伪军把个张家湾统治了多少年，鬼子都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们还在拼命地顽抗，继续屠杀共产党和群众，你能容忍敌人这样猖獗下去吗？”

陈长亭一看张明涛那期待的眼神，心软了，说：“好吧，我接受党的委派，就是刀山火海也认了，叫我去做什么，说吧！”

张明涛说：“发动组织群众，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

“我就以普通老百姓的身分去？”

“不。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去。你既是县委派的，也是我们军队派的，我授权与你，你是县委和军队双方派出的代表。你要依靠那里的党组织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日寇和‘蝎子精’。因为你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和外边联系不方便，因此，你就是一个独立的指挥员。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要自己作出判断，大胆地处理问题。张家湾的工事再坚固，敌人也是守不住的。敌人之所以既不投降又不逃跑，我们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日军还有一个中队被围困在县城，山田指挥官在等待这个中队突围，接他们一块从海上逃跑。几天来，张家湾的敌人多次出动，想接应县城的敌人，均被我军击退；二是我们新近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派人来到了张家湾，将土匪头子蝎子精封为国民党的少将保安司令，二号头目李介甫成了蝎子精的参谋长，并命令全县的伪军都归蝎子精指挥。国民党叫蝎子精固守待援，等待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张家湾登陆，所以敌人还在做着幻想梦，眼巴巴盼着‘国军’到来。”

张家湾十几个党员分为三个党小组，因为小组和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次被敌人破坏的只有一个党小组，另外还有两个党小组，八个党员，依旧没有暴露。李明均告诉陈长亭和地下党接头的暗语和标记，指示他一旦到了张家湾，马上物色一个党支部书记，把党支部成立起来，以便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张明涛又和陈长亭规定了和团部联系的地点。陈长亭接受了任务，就回家去了。

张明涛看看陈长亭出了门，对李明均说：“我建议派人到地委、到军分区问问，像陈长亭这种情况，是光咱这个县有呢？还是其他县也有？如果其他县也有，他们对于打入顽军的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解决陈长亭的问题

也就有了依据了。”

李明均说：“对，我倒把这件事忘了。”

张明涛和李明均正在说话，刘洪山又找他们来了。刘洪山认定陈长亭是一个绝对靠不住的人，派他到张家湾去，他一定会和那里的敌伪军勾结起来，张家湾的党员非被他出卖了不可，因此整整一夜没睡着觉。他在床上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主意来。不派陈长亭去，张家湾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由贺怀志和孙成山两个党员担起来。他们由县里直接指挥，可以达到同样目的。他把自己的主意一说，李明均告诉他，派陈长亭到张家湾去的事已经定了。

刘洪山问：“派他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张明涛说：“我。”

“你？我看这是一句空话。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多少人牺牲，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把你开除了又顶个屁用？”

“我没有你那么悲观。对陈长亭的看法，我和你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事情已经确定，再说也没有用了。刘洪山怀着不安的心情回来，贺怀志还在他的住处等他。贺怀志是刘洪山留下的，他迎上来问：“怎么样？”

刘洪山摇摇头：

“已经定了，还是派陈长亭去。”

“刘部长，你告诉我，陈长亭到底有什么问题？”

“怀志，咱是老朋友，老同志，我有句不应该说的话，因为关系到八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我不得不告诉你。但是只准你回去通知孙成山，绝对不能对第三个人说。”

“到底是什么事？”

“陈长亭，我怀疑他是个国民党特务……”

贺怀志被吓了一跳：

“啥?!”

“依着我，几年前就把他崩了，可是张团长硬是把他包庇下来。”接着，刘洪山把陈长亭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告诉了贺怀志。贺怀志一听慌了，说：“刘部长，这不行，派这么个人去，这不是处心要我们的命吗？”

“张团长和李政委已经定了，叫我怎么办？”

“那，我们就等着他去把我们卖给鬼子吗？”

刘洪山想了想，说：“你回去告诉孙成山，为了减少损失，八个党员顶多介绍给他三个。另外，你们对他要严加监视。如果发现他和敌伪军有勾结，就马上来报告。要是报告来不及，为了避免损失，那就当机立断……”。

“我明白啦！”

也许刘洪山是真的出于好意，可是他这一布置，可就要了陈长亭的命了。

第二章

侠女大闹张家湾

就在陈长亭去张家湾的前两天早晨，伪军司令蝎子精还没起床，特务队长徐子堂就在他的门外喊道：“报告五爷，白成彪今黑夜被人杀了！”

蝎子精一听，腾地从床上弹起来：

“什么时候杀的？”

“头半夜。”

“在什么地方？”

“在‘夜来香’的家里。”

“快，马上给我把那个浪娘们儿抓来！”

“是。”

“夜来香”名叫张秀花，男人出海遭风浪葬身大海，撇下她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小寡妇。她没有财产，也没有职业，有个姓贺的光棍儿同情她，不时地接济她，日子一长，两个人就一推二就地好起来了。后来不知怎么透了风，伪军特务们也跟着上了门。张秀花不干，由得了她吗？于是从一个到两个，来会她的男人一天比着一天多起来。张秀花从此再也管不住自己了，反正卖地瓜的不带秤——钱一堆货一块了。不管是谁，只要有钱就行，就半明半暗地当起婊子来，先后也不知和多少男人睡过觉。张秀花越学越滑，很快就练就了一套征服男人的特殊本领，如果谁被她迷上，连亲爹亲娘也忘了。白成彪是蝎子精的

特务，是张秀花的老相好，一个月总有十天睡在她家里，他说这个女人其趣难言，便给她送了一个“夜来香”的雅号。

蝎子精刚穿好了衣服，夜来香就被徐子堂提溜来了。那娘们儿蓬乱着头发，一双通红的绣花鞋，却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脸色蜡黄，两条腿抖抖索索打着颤。蝎子精一拍桌子骂道：“你这个该死的浪女人，今黑夜勾着什么人把白成彪杀害了？不说实话，我就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五爷问了，赶紧回话。”

徐子堂把她向前一推，夜来香咕咚一声跪在蝎子精的跟前。她双手摀着地，连连磕头说：“五爷饶命，白成彪是红姑娘杀的，不干我的事呀！”

“你胡说？”

“我不敢。五爷去看看，还有红字在墙上。”

蝎子精一听红姑娘，好象突然吹进来一阵冷风，不禁打了个哆嗦。记得数月前他带着一个中队到李家渡去查货，一进庄，看到大街十字路口聚集着数百人，号声阵阵，锣鼓叮当。他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十几个外地人在大街上设摊卖艺。地上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再就是铁鞭、溜绳、箱柜之类，一个汉子正在耍马叉，这都不足为奇，奇的是有一位妙龄姑娘，简直是个落了凡的仙女。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两道黑黑的月牙眉，腰细身轻，那俊脸儿美得像一枝盛开的桃花。一根竹杆子立在地上，一不用固定，二不用人扶，姑娘不但能一口气爬上竹杆的顶端，而且还能双腿盘在杆上做各种动作。而那竹杆子却如同栽在地里似的，晃也不晃，摇也不摇。蝎子精是个色鬼，人说他是头叫驴精托生的。他自己已有四房姨太太，另外还捎上了他的儿媳妇。可眼下一看姑娘那又细又软的苗条身段，花儿一般的俊脸，全身一下子酥麻了。心想：“原来天仙在我这块地盘上落凡，让我招了好运碰上了。人说我的小老婆